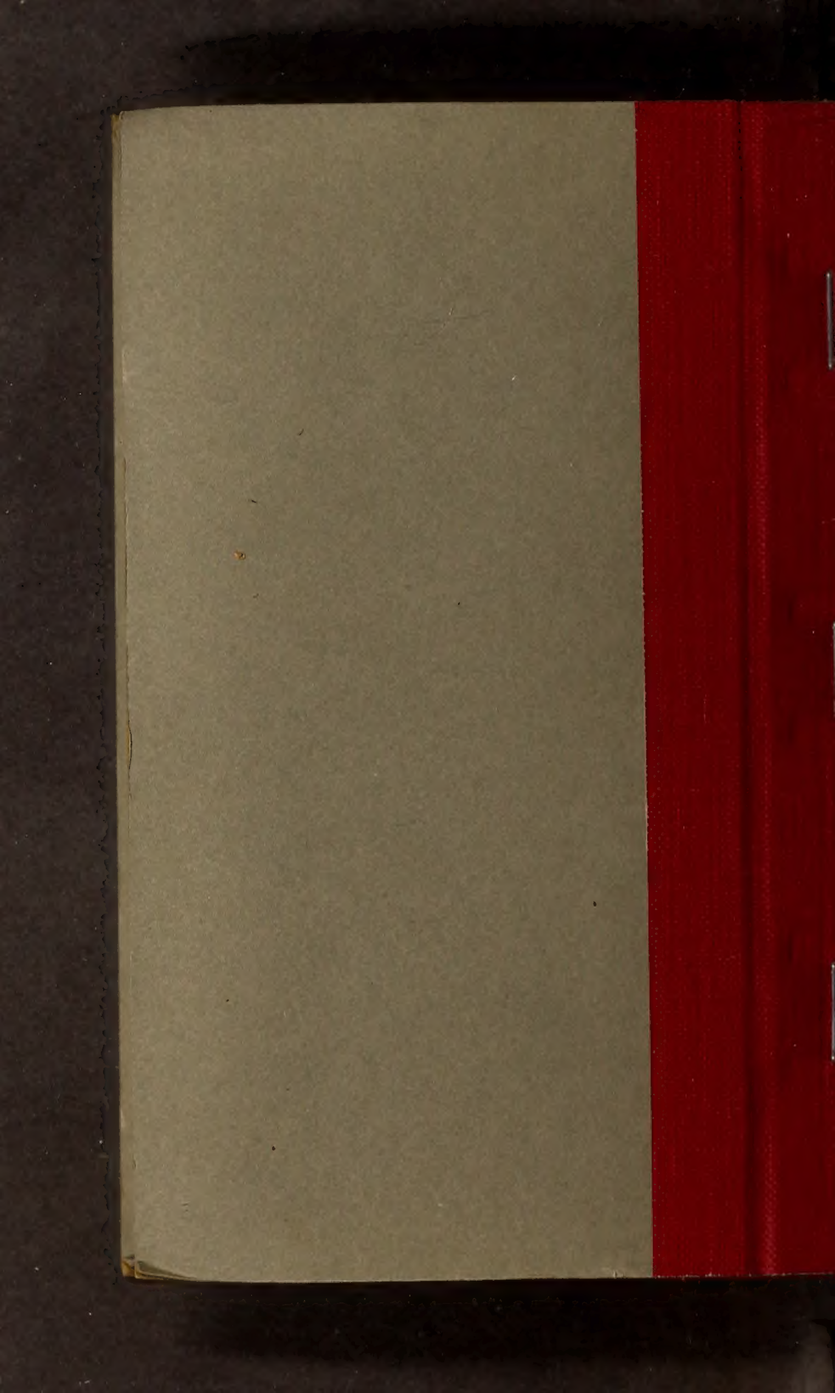


正編

卷十三 起唐高宗永徽四年
卷十四 至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通鑑擥要







# 通鑑擥要卷十三 正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汪萃宗格齋參閱

高宗皇帝 諱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

癸丑 永徽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荊王元景、吳王

恪

初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遺愛亦與附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荆王元景爲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帝令長孫無忌鞫之更獲遺愛及公主反狀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恪母隋煬帝女也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爲類己欲立爲太子無忌固爭而止恪名望素高爲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以絶衆望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甲申

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公主並賜自盡○遺愛立齡子機辯吉凶之先見也萬徹尚高祖女丹陽公主令武紹子尚太宗女巴陵公主

甲寅 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

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帝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忌日帝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

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帝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赦之○帝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帝悅爲之罷獵

以長孫無忌庶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

殺之帝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帝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訴其罪后無以自明帝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懽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帝與昭儀皆不悅而罷

乙卯 六年秋七月以李義府爲中書侍郎

義府爲中書舍人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

德儉。德儉曰。帝欲立武昭儀。恐宰臣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叩閤表請。帝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

## 九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

帝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而罷。明日又言。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

何不撲殺此獠無忌目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衛尉卿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獠音老西南夷曰獠遂良杭州人故云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

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別院。帝嘗念之。閒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丙辰　顯慶元年春正月。廢太子忠為梁王。立

代王弘爲皇太子弘武后所生故立之

己未四年夏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

武后以無忌不助己深怨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勑許敬宗鞫之敬宗因誣奏季方與無忌謀反帝驚曰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帝泣曰朕决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今無

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帝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秋七月敬宗又遣袁公輸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逼令自縊○薄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使自引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庚申五年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帝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辛酉龍朔元年秋九月徙潞王賢爲沛王

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爲修撰勃通之孫也時諸王鬬雞勃戲爲檄周王雞文帝見之怒曰此乃交搆之漸斥勃出沛府

冬十月鐵勒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擊之明年三月敗鐵勒於天山郎祁連山

仁泰至天山鐵勒九姓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甲子麟德元年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梁王忠賜死

初武后召方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議之儀指言后專恣不可承宗廟帝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自是政歸房帷天子拱手而已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

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如泰山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帝過壽張幸其宅問其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帝善之賜以縑帛

丁卯乾封二年夏六月以李安期張文瓘並同三品

帝屢責侍臣不進賢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爲讒者已指爲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

曰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耶帝深以爲然○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宫頻征伐四夷廄馬萬匹倉庫漸虛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帝納其言減廄馬數千匹

己巳總章二年春二月以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 時改尚書爲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

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冬十二月李勣卒勣功臣也因請立武故綱目削其官

勣寢疾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户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問勣嘗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卒謚貞武孫敬業襲爵

# 定銓注法

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駮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

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今選曹以撿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吏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身體貌豐偉言言詞辯正書楷法遒美判文理優長上進也讀讀其身言書判便利也省視也翹關負米二者取士之科也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卜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即負重之說如郭子儀中負米科

是也魏文帝曹丕妬弟植才令七步作詩

壬申 咸亨三年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

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

甲戌 上元元年春三月封皇后兄子武承嗣爲周國公元爽之子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時帝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乙亥二年夏四月太子弘中毒卒立雍王賢

爲太子

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迕
旨酖之賢亦武氏所出故立之

丙子儀鳳元年秋九月以狄仁傑爲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
栢當除名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
罪不當死帝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
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
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
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
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
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

下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
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帝怒稍解
二人除名流嶺南
擢仁傑爲侍御史

己卯 調露元年夏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
立波斯王行儉襲執阿史那都支以歸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
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
討之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
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取之可不
血刃而擒也帝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
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

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於是四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安西四鎮以西域四國爲名曰龜茲曰于闐曰碎葉曰疏勒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十一月以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擊突厥明年

三月平之

庚辰永隆元年秋八月廢太子賢爲庶人立

英王哲爲皇太子

辛巳開耀元年秋閏七月徵處士田游巖爲

太子洗馬

游巖隱居泰山帝東封嘗幸其廬徵爲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

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明足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酬塞聖主調護之寄乎謹書起予游嚴不能答

壬午 永淳元年夏四月聞喜公裴行儉卒

謚曰憲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

秋七月作奉天宮

帝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冬十月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等入寇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紿我也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

下馬列拜。稍稍引去。

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癸未 弘道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哲卽位。

帝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中宗卽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中宗皇帝 諱哲。原名顯。高宗第七子。卽位後。武后廢爲廬陵王。十四年。迎還。在位五年。

甲申 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春二月

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勒兵宣令廢中宗爲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室立旦爲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

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秋九月太后改元及

## 服色官名立武氏七廟

改元光宅旗幟尚白尚書省爲文昌臺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內史御史臺分爲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温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爲辭復

稱嗣聖元年移檄州縣略曰武氏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抔土指墳墓未乾指高宗塟未久也

冬十月太后殺侍中裴炎以嶲味道爲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於炎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

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武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詧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鞫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斬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甔石之儲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曰臣爲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寃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

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李敬業取潤州將軍李孝逸擊破之

敬業起兵太后遣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至是敬業攻潤州孝逸軍數戰不利懼欲引退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與行軍記室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因請決戰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其將王那相斬敬業及駱賓王首來降

乙酉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三月太后遷帝於房州

冬十月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

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閹之表寢不出○懷義本姓馮名小寶因高祖女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又以其家寒微令與尚太平公主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

丙戌 三年春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疑天下人多圖己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李敬業作兵器遂伏誅索元禮周興來俊臣之徒網

羅無辜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屢上疏諫不聽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戊子 五年秋八月琅邪王沖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時狄仁傑爲豫州刺史貞黨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救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

豐州○貞太宗子冲貞子

己丑 六年 太后永昌元年 閏九月太后殺同平章事

## 魏玄同

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陳玄同嘆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庚寅七年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太后始用周正

改元曰載初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

武氏自名曌改詔曰制

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照爲曌天爲𠀑地爲埊日爲𡆠月爲𠥱星爲〇君爲𠺞臣爲𢘑載爲𡕀初爲𡔈年爲𠡦正爲𠙺

除唐宗室屬籍從司刑少卿周興之奏也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上疏曰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弓昔司馬相如不堪公卿之任吳起自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秋七月以侯思止王弘義爲侍御史

思止將軍高元禮僕素詭譎無賴告恆州刺史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擢爲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官思止
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

對曰獼猴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素無行見閭里耆老作邑齋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即於枷上刎其首朝士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穎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

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嗣賜姓武氏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祖考皆爲皇帝妣皆爲皇后立武承嗣三思等皆爲

王以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緑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冬十月周改置宗廟

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以武氏七廟爲太廟

辛卯八年春正月周改置社稷旗幟尚赤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

初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

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

秋九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嘆美之

冬十月周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岑

長倩納言歐陽通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元輔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誣以反誅來俊臣訊通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乃詐爲通欵并殺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之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不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慶之出光政門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

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壬辰九年 周如意元年再改長壽 春一月。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

脫校書郎。有庳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欋。四齒杷也。言用官之泛。如用杷齒推聚之多。盌脫。言官不得人。如模脫盌杯。箇箇相似也

##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等爲縣令

來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崔宣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真謀反。先是俊

臣請降勅一問卽承反者得滅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侯思止鞫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仁傑旣承反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判官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亦爲俊臣等所殺其男至是上變太后召見問

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

秋八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昭德密言於太后曰。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

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

##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

太后任用酷吏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搆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

爲渾儀

監丞

癸巳十年春一月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淸愼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牧州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轝入宮使醫縫之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甲午 **十一年** 周延載元年 **冬十一月周明堂火**

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工徒誤燒命更造明

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懷義内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毆殺之

乙未 十二年 周天册萬歲元年 秋九月周武氏自號天册金輪大聖皇帝冬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攸緒恬淡寡欲棄官隱于嵩山之陽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皆置之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丙申十三年周萬歲通天元年冬十一月周以張昌宗爲散騎常侍張易之爲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武承嗣三思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丁酉十四年周神功元年夏六月周來俊臣伏誅

俊臣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嘗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及棄市仇家爭噉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士民相賀

於路曰八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爲肅政中丞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寃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多爲元忠訟寃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前後

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仁傑上疏曰方外絕域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二虜突厥吐蕃也

戊戌十五年周聖歷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

張易之嘗問自安計狄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時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易之兄弟思自全問吉頊計安出頊曰吾有不朽策願效之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絕

胙主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盍從容請立廬陵王以副人望易书爲賀之資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項教后意乃定已巳召廬陵王於房州承嗣怏怏遂發病死○雙陸博具一說太后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以問仁傑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 秋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

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
口參术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
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
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春秋晉祁
奚請老舉其子
祁午以自代

九月周武氏以帝爲皇太子河北道元帥
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皇嗣果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
爲太子復名顯賜姓武突厥默啜寇檀
等州命太子討之先是募人月餘不滿
千人及聞太子爲帥應者雲集未幾數

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而去。仁傑追之不及。默啜還漢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之心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稜。門樞也。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

冬十月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十一月周

以豫王旦爲相王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

己亥十六年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

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太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出其奏仁傑慙已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恕心無適莫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庚子 十七年 周久視元年 夏六月周以張易之爲奉宸令

太后改控鶴監爲奉宸府以易之爲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嘲謔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衒醜慢不恥求爲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端

秋九月司空梁公狄仁傑卒 謚文惠

太后信重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仁傑嘗薦張柬之、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爲歲首。

辛丑 十八年 周大足元年又改長安 春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而寒雪爲災，

豈得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爲之罷朝。

壬寅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子母深恩，不知鐘鳴漏盡，天意人事，還歸李家，物極則返，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癸卯二十年秋九月，周貶魏元忠爲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時昌宗易之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共譖元忠謀挾太子爲耐久朋。遂下制獄。昌宗乃命張說爲證。說僞許之。太后召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太后召說。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靑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說與元忠同反。說嘗謂元忠爲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

攝王位此反狀甚明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伊尹周公歷古爲忠臣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將何效焉竟貶元忠爲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

甲辰 二十一年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爲內史

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出爲令張易之兄同休請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

麗舞滿座鄙笑張昌宗以姿貌倖冉思

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蓮花似六郎耳

九月周以姚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故以字行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
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

太后疾甚昌宗易之居中用事柬之與天官侍郎崔玄暐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及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羽林將軍楊元琰李湛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太

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

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暐爲內史敬暉桓彥範爲納言李多祚等進爵有差二月復國號曰唐○復立韋氏爲后

帝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御至是帝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

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納言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帝皆不聽○晨作晨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

以武三思為司空

張柬之桓彥範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三思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除

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彥範
曰三思机上肉爾朝邑尉劉幽求曰三
思尚存公等無葬地若不早計後且噬
臍不從帝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
上官儀女孫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
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帝即位使掌
制命拜爲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
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帝使后與三思
雙陸而自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
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帝誅諸武
不聽柬之等或撫床嘆憤或彈指出血
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
誅諸武者欲使帝自誅之以張天子之
威耳今反如此知復奈何○呂產呂祿

漢高后時．皆以外戚居中用事．以喻三思也．噬臍．齧臍腹．喻不可及也

## 夏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帝親三思．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與鄭愔．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帝封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冬十一月皇太后武氏崩

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帝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知其不敢復論武氏事矣

丙午二年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爲武

## 三思所殺

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黜帝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使人所爲請族誅之帝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等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乃以周利用攝右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冎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

常言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惟與我善者是矣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爲三思羽翼利用冉祖雍宋之遜李俊姚紹之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冬十一月以竇從一爲雍州刺史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從一舊名懷貞碾女箭反磑五對反皆磨屬所以礱穀出米者

丁未 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討武

## 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皇后以重俊非其所生惡之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勅推尊武氏駙馬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軍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帝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帝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太子亦爲左右所殺帝以其首獻太廟及武三思崇訓之柩然後

梟之朝堂從宗楚客之請也

戊申二年秋七月始用斜封墨勅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不用硃印曰墨不用正封曰斜

己酉三年春三月以宗楚客爲中書令崔湜同平章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楚客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

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帝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爲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庚戌 四年睿宗景雲元年夏五月宴近臣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六月皇后韋氏弑帝立温王重茂中宗之子

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政宗楚客圖危社稷帝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帝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中宗崩於神龍殿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重茂爲太子皇后臨朝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楚客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謀去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並其黨皆伏誅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宗楚客

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前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上官昭容遂迎相王入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黨及楚客等斬之封隆基為平王

相王旦即位廢重茂復為温王立平王隆基為皇太子

帝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

累日劉幽求曰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帝從之

以姚元之宋璟同三品

璟與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睿宗皇帝 諱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二年

辛亥 景雲二年春正月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

州刺史幽王守禮爲幽州刺史太平公主

蒲州安置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英武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帝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願陛下無惑帝瞿然曰朕知之矣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帝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搆其間

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豳王皆爲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帝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帝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帝悅於是出二王爲二州刺史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

貶姚元之爲申州刺史宋璟爲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

太平公主聞元之璟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 夏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惡ㄱ按察使之名始此

# 冬十二月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承禎天台道士帝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帝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

無所私則天下理矣承禎固請還山帝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此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壬子太極元年（玄宗先天元年）秋八月帝傳位於太子皇太子隆基即位尊帝爲太上皇

通鑑擥要卷十三

# 通鑑擥要卷十四 正編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馮 浩養吾 參閱

玄宗明皇帝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在位四十四年

癸丑開元元年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

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懷貞義至忠湜及僧慧範等謀廢立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帝曰太平謀逆有日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帝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帝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執至忠羲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

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湜與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幼。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旣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帝旣誅懐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

以宦者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至是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甚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以張說爲中書令冬十月以姚元之同三品

元之爲相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羣臣褻狎帝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觀殿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

開共議之。鄭吏畢秩。乃以須族
邪。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薇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初帝欲相崇。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殿中監姜皎。彈之。帝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崇既相。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帝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心腹之疾。帝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說為輔臣。而密乘

車入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相州刺史。○姚崇。本名元崇。字行之。武后長安四年。命以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

## 甲寅 二年春正月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帝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倡優。女樂也

## 夏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

帝素友愛，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嘗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帝親爲煮藥，回飈吹火，誤爇帝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幽州，守禮領虢州，範領濟州，業領同州

##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帝以風俗侈靡，制金銀器玩，令消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罷兩京織錦坊。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命監察御史

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
珠玉錦繡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
乎帝遽引咎
慰諭而罷之

作興慶宮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許
之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
南置樓西曰花萼相
輝南曰勤政務本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愼爲黄門監

懷愼清謹儉素不營資產妻子不免饑
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

事委積懐愼不能決惶恐入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崇旣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爲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懐愼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

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秋九月置侍讀官 侍讀之名始此

帝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每至閤門令乘

肩輿以進聽于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丙辰 四年春二月以倪若水爲汴州刺史

帝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夏六月太上皇崩冬閏十二月姚崇罷以宋璟爲黄門監

崇請避位薦璟自代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刑賞無私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至是默啜擊拔曳固爲拔曳固所斬時郝靈筌使突厥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筌慟哭而死○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璟善守法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丁巳五年秋九月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

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諫官史官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隨從天子之儀

衛曰仗東北荒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懷王嘗作豸冠名法冠一曰柱後惠文

辛酉 九年春二月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文融爲監察御史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以融充使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使者競爲刻急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户爲客凡得户八十餘萬田亦如之

夏六月罷中都 先是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九月梁公姚崇卒諡文獻

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悟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爲後法

冬十二月安州別駕劉子玄卒

子玄名知幾以字行領國史三十年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少初著作郎吳兢與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采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後說讀之謂兢曰劉五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對曰兢實書之誠屢以情蘄改辭曰狗公之情何如不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知幾行第五唐人多以第行相呼

壬戌 **十年秋八月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張說

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隷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癸亥十一年夏五月置麗正書院

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冬十一月始置長從宿衛

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無得雜役使

甲子十二年秋七月以內侍楊思勗爲輔國大將軍宦者稱大將軍始此

乙丑十三年春二月更命長從宿衛爲彍騎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番○彍苦郭反滿張弩也彍騎一曰射騎後改曰羽林飛騎每衛萬人分爲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

冬十一月封泰山○以王毛仲爲開府儀

同三司

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毛仲爲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帝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别爲羣望之如雲錦故特加爵

車駕還至宋州今歸德府

帝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卿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邱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

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頔謂刺史冠洪曰此亦屢有以酒餽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丁卯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㚟追擊至青海西破之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帝怒張說言於帝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今其悔過求和願聽欵服以紓邊人帝曰俟與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

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奐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西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奐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帝由是益事邊功

秋九月盜殺王君奐

己巳 十七年夏五月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秋八月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

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爲聚斂及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尋坐事貶死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庚午 十八年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光庭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

辛未 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毛仲。帝奴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毛仲驕恣日甚。時帝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帝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帝怒。貶瀼州。追賜死。自是

宦官勢傾內外

癸酉 二十一年春三月以韓休同平章事

裴光庭卒休代相休爲人峭直帝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帝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帝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冬十月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撿察非法。○一。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二。二千石侵漁聚歛。三。二千石不恤刑獄。四。二千石蔽賢寵頑。五。二千石子弟怙勢請託。六。二千石阿附豪强

甲戌二十二年夏五月。以李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日大風拔木

林甫采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帝動静。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稱

旨。將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寖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内助

帝芟麥於苑中

帝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秋七月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

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將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衆來降帝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帝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爲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牙官戎狄大臣之稱奚厥奚契丹與突厥也

丙子二十四年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

## 祿山擊奚契丹敗績

守珪使祿山擊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帝惜其才勅令免官張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姓康氏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爲果毅累遷將軍

後入奏事帝與語悅之賜名思明○夷甫晉王衍字石勒上黨匈奴人衍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後果叛阿犖山一作軋犖山突厥所謂鬬戰神也一曰其母禱於軋犖山遂字之犖音速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録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録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

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帝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尚書古之納言惟有德望者乃爲之帝曰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户

裴耀卿張九齡罷爲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帝欲以林甫爲相問於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帝不從林甫引蕭炅爲户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時帝在位歲久漸肆奢慾九齡遇事力爭至是以耀卿九齡阿黨並罷政事而以林甫爲中書令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帝卽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林甫欲蔽主擅權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

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自是諫諍路絕。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林甫欲除不附己者。以吉溫羅希奭爲侍御史。二人深刻鍜鍊。時謂之羅鉗吉網○仗馬南齋立仗之馬

丁丑二十五年夏四月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瑛原名嗣謙

帝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

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帝帝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三子不聞有大過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常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故九齡訖罷相太子得無動至是洄譖太子鄂王光王濬搆異謀帝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廢瑛瑤琚爲庶人尋賜死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公宋璟卒諡文貞

戊寅二十六年夏六月立忠王璵爲皇太子改名亨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帝立壽王瑁帝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自念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乘閒請其故帝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郎君未定邪帝曰然對

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帝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

由是遂定尋更名紹又更名亨

秋九月冊南詔爲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微弱乃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之奏請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

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己卯 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縣追贈弟子皆為公侯伯

庚辰 二十八年春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帝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卒謚文憲

辛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承前猶從前然始猶然後也

壬午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

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

寶後益兵侵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疋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 二月改官名

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尚書左右丞相復爲僕射東都北都皆爲京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 癸未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帝寵待甚厚謁見無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帝擢其子奭爲首

羣議沸騰祿山入言於帝帝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甲申 三年春正月改年曰載

乙酉 四載秋八月以楊太真爲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性警穎善承迎帝意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

體皆如皇后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
從兄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

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爲縉雲太守皇甫
惟明爲播州太守

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異日
爲已禍有動搖之志而堅又太子妃兄
也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
見林甫專權乘間勸帝去之林甫知之
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
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
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戚
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惟

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帝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未幾堅與惟明皆賜死

秋七月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爲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

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當以妒悍不遜送歸兄銛之第帝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帝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帝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繚而獻之帝遽召還寵待益深○室以門楣宏敞為壯觀言楊家因生女而宗門崇顯也

丁亥 六載春正月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帝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止有赤心耳。帝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帝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帝以爲信然。帝嘗宴勤政樓，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銛姊妹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帝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帝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帝悅。○障，坐障也，畫金雞爲飾。

冬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戊子 七載夏六月以貴妃從兄釗判度支事

冬十一月以貴妃諸姊爲國夫人釗後賜名國忠

釗不學無行善樗蒲諸楊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善窺帝意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恩幸日隆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爲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帝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三姊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第舍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

庚寅九載夏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辛卯十載春正月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時祿山入朝帝命有司爲祿山治第但窮壯麗不限才力戒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帝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帝自往觀之賜貴妃洗兒金銀錢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疑也

二月以安禄山兼河東節度使

禄山既領三鎮日益驕恣見帝春秋高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眞阿史那承慶爲爪甲

壬辰 十一載冬十一月李林甫死

帝晚年自恃承平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帝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帝不之寤也明年二月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誣告林甫與阿布思謀反削爵剖其棺

## 以楊國忠為右相

國忠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公卿莫不震慴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

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甲午 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帝使召之祿山聞命卽至見帝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帝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帝不聽三月祿山辭歸范陽帝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國忠奏留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帝皆縛送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

夏六月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時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乙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同平章事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極言祿山反已有迹帝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帝謂國忠等曰
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

祿山雖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隱忍欲俟
帝宴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帝祿山反
帝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

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十二月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

安祿山牒眞卿將兵防河津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閒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恟懼郡縣官多望風降走眞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

應之

祿山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會從弟眞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命藁城尉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丙申 十五載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安祿山僭號

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

以許遠爲睢陽太守。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思明等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長史袁履謙等送祿山杲卿罵曰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咼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

以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以郭子儀薦

二月眞源令張巡起兵雍邱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至雍丘身先士卒直衝賊陣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五月戰於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六月哥舒翰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時翰軍於潼關。或謂楊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軍。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帝。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帝遣中使趣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戰敗。

乾祐執翰送洛陽。

祿山以翰爲司空。

##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帝始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帝過左藏。國忠請焚之。帝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歛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至咸陽。日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

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慰諭而遣之夜將半至金城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

##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并殺韓國秦國夫人帝聞諠譁杖屨出驛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

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帝命太子宣慰之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

子乃使廣平王俶馳白帝帝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從太子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俶太子子

## 帝至扶風

帝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疋至帝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賊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今聽卿等各還家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

有貳帝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安祿山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與張均張垍等皆降于賊祿山以希烈垍爲相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帝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廹之患

秋七月太子亨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

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靈武故城在寧夏衛城南

太子至靈武朔方留後杜鴻漸河西司馬裴冕等請遵馬嵬之命不許鴻漸等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陛下勉狥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御史李勉奏彈之帝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李泌至靈武

泌京兆人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後隱居潁陽帝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帝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泌爲宰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乃止

上皇至成都○賊將令狐潮圍雍邱張巡討破之

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

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帝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絶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以顏眞卿爲工部尚書

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眞卿即斂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於靈武。太子亦以蠟丸頒詔於江淮。由是諸道始知太子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

## 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
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 上皇遣使奉册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
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爲誥命葺
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
寶玉册詣靈武傳位

##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
吹胡樂又教舞馬百匹啣杯上壽又引

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九月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帝欲以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元帥若建寧大功

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帝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 寶冊至自成都

韋見素房琯奉上寶冊帝不肯受羣臣固請帝不許寘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

如定省之禮帝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琯名虛心待之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諸將拱手避之帝欲以張良娣正位中宮李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良娣由是惡泌

冬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帝問李泌曰今敵彊如此何時可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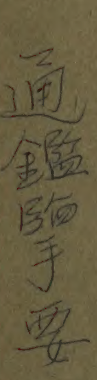
日何故。對日。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等數人。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等以逸代勞。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子儀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帝悅

通鑑擥要卷十四








通鑑臨手要